

馬一浮編選《群經統類》整理叢書

何俊 主持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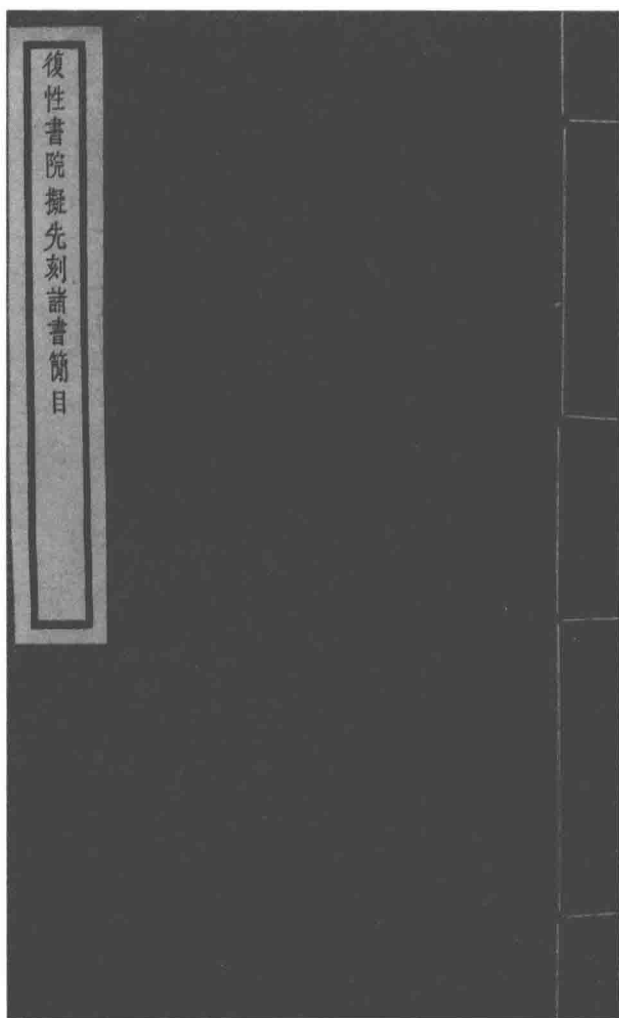
# 儀禮集說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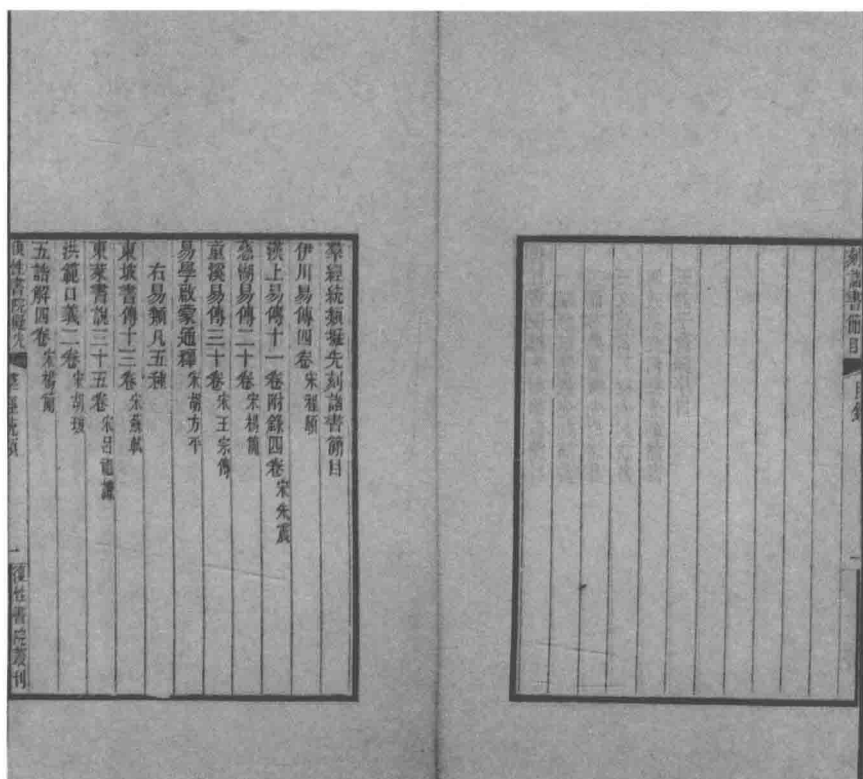
【元】敖繼公撰 孫寶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3&ZD061）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振興計劃·國學研究與教育項目”



《復性書院擬先刻諸書簡目》封面



《簡目》書影一

刻諸書簡目  
洪範明義四卷 明黃道周

右書類凡五種

詩本義十六卷 宋歐陽修

蘇氏詩集傳十九卷 宋蘇轍

詩總聞二十卷 宋王質

詩童子問十卷 宋輔廣

詩緝三十六卷 宋羅大經

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宋袁燮

詩說解頤四十卷 明李本

詩所八卷 清李光地

右詩類凡八種

周禮新義十六卷 附考工記解二卷 宋王安石

禮經會元四卷 宋葉明

儀禮集釋三十卷 宋李如圭

儀禮集說十七卷 元敖繼公

儀禮通經傳二卷 元吳望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宋衛湜

儒行集傳二卷 明黃道周

禮書綱目八十五卷 清江永

古三禮類凡八種 按王氏新經義向為洛閩諸儒所

誦 今猶有之以為異義示不以一廢百

春秋微旨三卷 唐薛平

復性書 宋張載

《簡目》書影二

刻諸書簡目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宋孫復

春秋權衡十七卷 宋劉敞

春秋經解十五卷 宋孫覺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宋張大亨

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 宋呂大圭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二卷 元吳澄

春秋集傳十五卷 元趙訪

春秋屬詞十五卷 元趙訪

春秋金鎖匙一卷 元趙訪

右春秋類凡十種

孝經集傳四卷 明黃道周

右孝經類一種

論語義疏十卷 宋皇侃

孟子傳二十九卷 宋張九成

論孟精義三十四卷 宋朱熹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宋戴溪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宋袁甫

右四書類凡五種

樂書二百卷 宋陳旸

樂律全書四十二卷 明朱載堉

右樂類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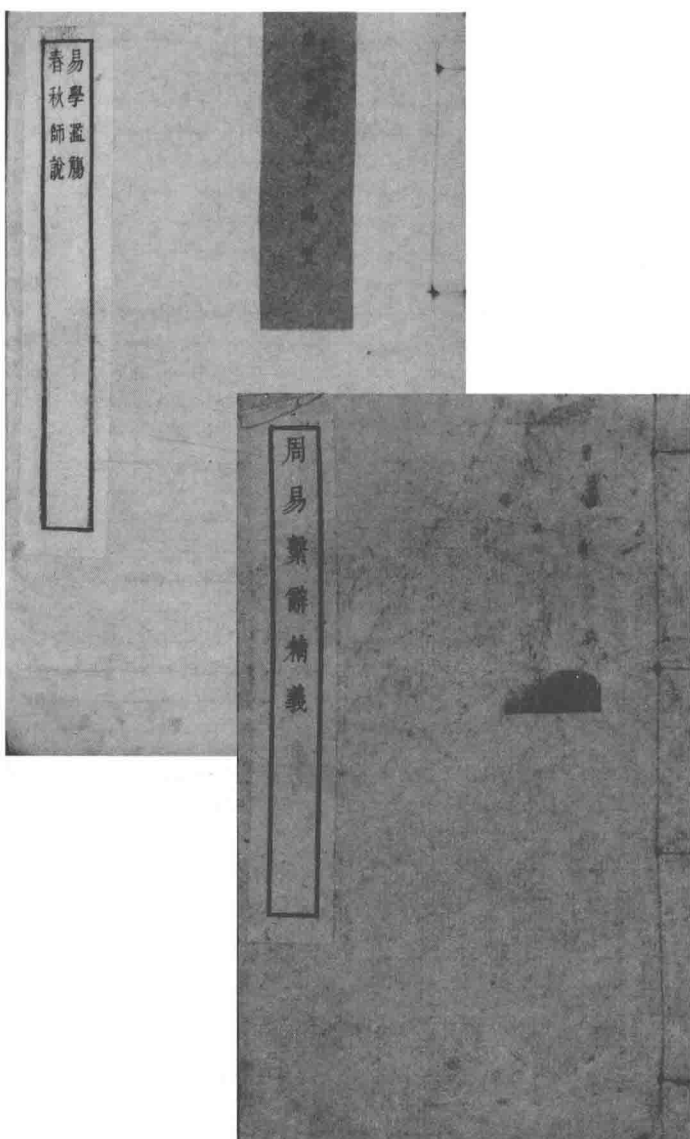
以上四十二種均擬儘先刊印

復性書院藏先

卷四十七頁

三復性書院藏

《簡目》書影三



《群經統類》已刻書書影拾零一

復性書院校刊  
群經統類甲編

重刊周易繫辭精義序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有題宋萊呂祖謙編從古遺書  
覆利元至正本伊川易傳合刻本錄出重刊據陳振孫  
書錄解題云呂祖謙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  
故也經閣書目以爲此祖謙之名目錢選王讀書敏求記  
云經閣書藏伊川易傳十卷吾家所藏宋刻本止六卷  
今考程朱傳義後二卷小序曰程先生無繫辭說卦序  
卦義卦全解東萊精義戴先生解并及遺書今并編入  
續六十四卦之後題之曰後傳程朱二先生皆有全  
易云則是子所藏六卷爲程氏原書而後傳乃據精義  
遺書插入右端臨過考亦未爲核也云云依一家所錄

復性書院校刊

復性書院校刊  
群經統類乙編

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易學述解提要

臣等謹案易學述解一卷元黃澤撰澤字楚望齊州人  
家于九江大德中嘗爲景星書院山長又爲東湖書院  
山長年逾八十乃終於湖濱生于元末猶乃師事之其  
易與春秋之學皆受之于澤者也澤垂老講欽注易春  
秋二經恐不能殫故作此書及春秋指要發其大凡卷  
首有延祐七年吳澄題詞據其所言一書臺合爲一帙  
今春秋指要已無傳本惟此書僅存朱彝尊經義考載  
此書注曰已佚則義尊亦未及見知爲遺逸之本矣其  
說易以明象爲本其明象則以序卦爲本其占法則以  
左傳爲主大旨謂王弼之廢象數題于元虛談儒之用

復性書院校刊

儀禮卷第一

敖 繼公集說

士冠禮第一

鄭注曰童子年二十而冠主人立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爲士冠於五禮屬嘉禮

繼公謂此篇主言士冠其適子之禮然此士云者據其子而立文也下篇放此冠者加冠之稱凡經言士禮者皆謂諸侯之士其言大夫禮者亦然蓋此經乃天子爲諸侯制之以爲其國之典籍者也故不及王朝大夫士之禮

正誤

以羊鉶之柶扱羊鉶遂以扱豕鉶

鄭本扱作挹繼公案上經云以挹音注曰今文挹皆作扱皆此經文也案士昏禮聘禮賓以柶祭醴二記皆云始扱一祭又公食大夫禮曰扱上鉶以柶辯孺之上鉶之間祭蓋以柶取物而祭則必扱之此亦以柶祭鉶也宜云扱與彼同不宜云挹當從今文

南面立于席西

鄭本無南面字注曰今文曰南面立於席西繼公謂宜從今文入南面字

通志堂

通志堂經解本《儀禮集說》書影二

# 「馬一浮編選《群經統類》」整理叢書前言

馬一浮的精神以及「六藝論」與《群經統類》

何俊

上世紀寇亂軍興，馬一浮（一八八三—一九六七）流亡蜀中，因政府敦請，感於時難，遂於樂山創設復性書院。創院之初，即於《復性書院簡章》中申明要編刻《群經統類》，以收先儒說經主要諸書。<sup>〔一〕</sup>這一設想不僅貫徹着馬一浮對於傳統中國學術的根本認識，而且提示了解宋明儒學的別樣路徑，以及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創新轉型的啓示。二〇一三年，我主持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群經統類》的文獻整理與宋明儒學研究」（13&ZD061），開始和校內外的同仁們整理《群經統類》所涉古籍，并開展相應研究。由於學界關於馬一浮的現有研究，幾乎沒有涉及他的古籍選目，而說明這個問題，又必涉及到馬一浮的精神以及「六藝論」。因此，在《群經統類》的文獻整理漸次刊行之際，特述馬一浮的精神以及「六藝論」，并聚焦於《群經統類》，以爲前言。

〔一〕《馬一浮全集》第四冊《雜著》，第四四頁，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 一、乘化而游 歸全順正

馬一浮的一生經歷了大時代的動盪，但他的生平却可謂豐富而淡泊，跌宕而寧靜，如他自己所撰的聯對：「乘化而游，歸全順正。」<sup>〔一〕</sup>既與潮流相呼應，又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成為他那個時代特立獨行的標杆，「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底精神』」。<sup>〔二〕</sup>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僅十六歲的馬一浮紹興縣試奪魁，但他對晚清興起的新知識已充滿嚮往。一九〇一年馬一浮游學於上海，學習英文、法文，與謝無量等創設「翻譯會社」，出版《二十世紀翻譯世界》。一九〇三年更是「萬里來尋獨立碑」<sup>〔三〕</sup>，受聘為清政府主辦留美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兼籌辦世博會，赴美國聖路易斯工作一年。這一年，馬一浮留下了詳盡的《一佛之北米居留記》。由此日記，可以看到他的讀書範圍與數量。馬一浮的閱讀與記憶能力顯然非常強，他縣

〔一〕《散曲·聯對》，《馬一浮全集》第三冊下《詩集》，第八一一頁。關於馬一浮的生平事迹，詳略可參見丁敬涵《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馬一浮先生交往錄》，吳光《千年國粹一代儒宗——馬一浮先生小傳》，《馬一浮全集》第六冊上《附錄》，本文不再贅述，而重在述其精神。

〔二〕徐復觀《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馬一浮全集》第六冊下《附錄》，第四七三頁。

〔三〕《一佛之北米居留記》，《馬一浮全集》第五冊《日記·輯佚》，第二八頁。

試奪魁的文章便是全用古人文句集成<sup>(一)</sup>，豐子愷也親自見證過馬一浮讀書「一目十行」與「過目成誦」的天資<sup>(二)</sup>，因此基於此前的積累，加上美國一年的博聞強記，已使得馬一浮對西學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理解。一九〇七年在給舅舅何稚逸的信中，馬一浮有一個非常清楚的陳述：

甥所收彼土論著百餘家，略識其流別。大概推本人生之詣，陳上治之要。玄思幽邈，出入道家。其平實者，亦與儒家爲近。文章高者擬於周末諸子，下不失《呂覽》、《淮南》之列。凡此皆國人所棄不道，甥獨好之，以爲符於聖人之術。知非當世所亟，未敢輒放論，取不知者疑怪。欲綜會諸家國別、代次、導源竟委，爲《西方學林》，輔吾儒宗，以俟來者。又欲草《西方藝文志》，著其類略，貧不能多得書，病瘡繹未廣，迄未可就。<sup>(三)</sup>

在信中，馬一浮還講到在美國時，曾學過德文，慕其學術，希望日後能游學歐洲。馬一浮後來雖然沒能實現此一願望，但他還是變賣家產，去日本住了半年餘，與謝無量等學習日文、德文，共同研讀西學。不過，在同一封信中，馬一浮已坦陳他對晚清社會關於西學認知的徹底不滿：

見當世爲西學者，獵其粗粕，矜尺寸之藝，大抵工師之事，商販所習，而謂之學。稍賢者，記

(一) 袁卓爾《一代儒宗高山仰止》，《馬一浮全集》第六冊上《附錄》，第三八七頁。

(二) 豐子愷《桐廬負暄》，《馬一浮全集》第六冊上《附錄》，第三四二頁。

(三) 《馬一浮全集》第二冊上《文集》，第二九四頁。

律令數條，遂自擬蕭何；誦章句不敵孺子，已抗顏講道，哆口議時政。心異其矜炫，而盈國方馳騖以干要路、營世利，甥實未知其可，故寧闕然遠引，不欲以言自顯。

可以說，在晚清西學東漸的大潮中，馬一浮一方面是積極順應時代的潮流，傾心投身於西學的研讀，但另一方面他對西學的識見又迥然不同於時流。

甚至在制度層面，馬一浮也表現出與時代相呼應，但又絕不盲從的立場。一方面，馬一浮「萬里來尋獨立碑」，他對美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充滿了敬意與仰慕，對滿清政府深惡痛絕，甫至美國，即「截辮改服」，雖遭同伴訕笑而不顧，并且指出：

中國自二千年來無一人知政治之原理、國家之定義。獨夫民賊相繼，坐此且亡國，猶漠然不知悟，豈不哀哉！夫政府有特權，用以媚外保衣食，不復知有人民土地，人民亦竟任棄之若無事。嗟乎，慘哉！〔二〕

另一方面，他又不認同當時人們對西方制度的理解與搬取。在前引書信中，馬一浮講：

時人盛慕歐制，曾不得其為治之迹，驚走相詫，徒以其器耳。上所以為政，下所以為教，謂

〔二〕《一佛之北米居留記》、《馬一浮全集》第五冊《日記·輯佚》，第三、一〇頁。

能一變至道，甥不敢知也。<sup>(1)</sup>

亦因此，馬一浮雖對辛亥革命熱誠歡迎，但却與民國現實的政教系統都保持了疏離的狀態。一九一二年民國初，蔡元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長馬一浮十五歲，與馬一浮的岳父，民國浙江首任都督湯壽潛是好友，又與馬一浮有同鄉之誼，對馬一浮頗為賞識，邀三十歲的馬一浮任教育部秘書長。馬一浮欣然赴任，但三個月即辭歸。後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又請馬一浮出任文科學長，馬一浮辭謝。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理念的分歧，馬一浮反對廢止讀經，同時勸設通儒院，培養中西兼通「可與世界相見」的「中土學者」，為蔡不取。<sup>(2)</sup>後來馬一浮受聘於浙江大學，開設國學講座，實因軍興逃難，無奈而托蔽於機構。即便在樂山接受國民政府支持，創辦復性書院，馬一浮的辦學前提仍是自外於現行的教育體制，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學模式。

由於堅持自己的識見與立場，馬一浮早年即自甘幽遁，雖有志於學術，以及相關事業，如辦學與刻書，但都取隨遇而安、勉力而為的態度。馬一浮曾有幾次鬻字，都是出於不得已，在復性書院難以為續，停止辦學，專心刻書，資金不足時所為。後來刻書亦難，他又改書院為圖書館。一九五三年，

(1) 《馬一浮全集》第二冊上《文集》，第二九四頁。

(2) 《語錄類編·師友篇》，《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下《語錄》，第六八七頁。

在政府同意自由研究，并且不到館工作的前提下，馬一浮才答應出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sup>〔一〕</sup>終其一生，馬一浮堅守着他的這份開放中的獨立、寬容中的自在。

這種堅守，在馬一浮的論學中，呈現得更加鮮明。一九三八年，馬一浮爲抗戰流亡中的浙江大學在泰和開設「國學講座」，需要對國學有一個明確的界定。馬一浮以爲：

於一切事物表裏洞然，更無睽隔，說與他人，亦使各各互相曉瞭，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如是方名爲學。

據此，凡學應是普遍的，并無所謂的國學。「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爲國學，意思是別於外國學術之謂。此名爲依他起，嚴格說來，本不可用」，只爲隨順時語而暫用之。但即便如此，也覺「廣泛籠統，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爲何種學術」。爲了講學方便，「須楷定國學」。<sup>〔二〕</sup>

「楷定」的表述，既非隨意所用，更非故意立異，而是馬一浮在概念使用上的嚴謹，正體現了他在論學上對開放而獨立、寬容而自在的堅守。馬一浮在隨文自注中指出，楷定是借自佛教義學中的術語，「義學家釋經用字，每下一義，須有法式，謂之楷定」。馬一浮對概念的使用非常注重學術上

〔一〕 丁敬涵《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馬一浮全集》第六冊上《附錄》，第七六頁。

〔二〕 《泰和會語》，《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上《語錄》，第七一八頁。

的淵源，他嘗講：

說理須是無一句無來歷，作詩須是無一字無來歷，學書須是無一筆無來歷，方能入雅。<sup>(一)</sup>同時又強調概念的準確。他在自注中專門通過「楷定」與「確定」、「假定」的比較，以闡明「楷定」之義。他講：

何以不言確定而言楷定？學問，天下之公，言確定則似不可移易，不許他人更立異義，近於自專。今言楷定，則仁智各見，不妨各人自立範圍，疑則一任別參，不能強人以必信也。如吾今言國學是六藝之學，可以該攝其餘諸學，他人認為未當，不妨各自為說，與吾所楷定者無碍也。又楷定異於假定。假定者，疑而未定之詞，自己尚信不及，姑作是見解云爾。楷定則是實見得如此，在自己所立範疇內更無疑於義也。<sup>(二)</sup>

馬一浮雖然對西學有系統的瞭解，對民國後的新制度有誠摯的接受，但由於他堅持自外於民國以降的新學術潮流與新學術體制，因此在當時及後世即被人識為迂頑。熊十力自以察識為勝，並認為獨有馬一浮「能實指我現在的行位」，但仍以為馬一浮「謹守程、朱，頌其精華，亦吸其糟粕」。<sup>(三)</sup>

(一) 《遠游寫本自跋》，《馬一浮全集》第二冊上《文集》，第一〇六頁。

(二) 第一冊上，第八頁。

(三) 熊十力《復馬一浮函》、《致胡適函》，《馬一浮全集》第六冊上《附錄》，第三三三、三三四頁。